



# 吃肉的反思

□徐华亮

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人之常情。但是提到吃肉,我开始有了一些反思。

## 人间知味

我至今吃过多少肉?数不清了。但我早已习惯将自私自利的生活享乐,美化为口是心非的仁义道德。

我听人说,吃哪儿补哪儿。所以我的肉身,很可能是由各种动物的器官拼凑起来的,那么除了人性,我一定还潜藏某些禽兽的特性。我有过吃了猪脑后麻木迟钝的酣睡,只是我吃过那么多肉,咋一直没有起飞的反应?我认为老天是在以躺平的方式暗示我——煮熟的梦想是飞不起来的!

白沙镇附近某农家乐后面有一个地方,每次路过,都能闻到浓重的臭味。这白墙蓝瓦的院子外开着妖冶的鲜花,貌似美丽,却杀机暗藏。一些待宰的猪关在水泥圈栏里,有的来回徘徊、焦虑不安,有的打着呼噜、视死如归。拉猪的大卡车有三层铁栏圈,车子倒车后与高处的一个缺口对接,缺口连接着猪圈入口,通向饕餮的大嘴。大多数认命的猪摇头叹息鱼贯而入,少数不甘的猪扭身昂首试图抗争,又被带电的长杆猛刺,电流刺进猪屁股里发出噼啪的响声,闪着幽蓝的火花。如果还有不从,就会被尖锐的铁钩,猛地钩住耳朵,扯着往缺口里拉。在这里,猪并不是生命的形态,而只是会嘶叫的肉。它们终将以块状、条状落入菜篮,晃荡着走过一段路程,又在油腻的案板上细分,在滚烫的热锅里质变,最后在食客们黑暗的胃里完成能量的转化,成为人的滋养和补充。据说少数“有人性”的屠宰场,让猪听着音乐突然电死,猪死时没有痛苦,还沉浸在《欢乐颂》的交响之中,面带微笑,精神愉悦,故而肉质鲜美。在那里,必然的死亡被赋予了艺术的调性,似乎吃了这种自带欢乐韵律的肉,还能弥补人们缺乏的艺术和欢乐。很多屠宰场附近,都有刨猪汤的餐馆,人们在以最快的方式,体味肉的美味。

为什么要说这么直白?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齐宣王祭祀杀牛,牛吓得发抖,齐宣王不忍心,就用羊代替牛去祭祀,孟子借机劝导他要施仁政,便说了一个“君子远庖厨”道理。其实食物链以生态平衡为根本,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人性并不能摆脱法则自成天道。有些“善恶”,如昼夜里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本身并不带有情绪和道德的色彩。但从同为生命的角度,即使我们不能改变法则,也应感恩于它们的牺牲,不要为了自己所谓心安理得,而无视它们的付出,甚至对它们的生死连说和听的勇气和兴趣都没有。

## 人间纠结

吃肉,仿佛又成了人间纠结。

生活越来越好,肉吃多了,也就有了烦恼,不吃肉觉得不美好,吃肉吧又经常想不起该吃啥肉。讲究越来越多,肉被分为红肉白肉。区分红肉白肉,说委婉点是细分营养,说直白点是指导减肥。

有人自称肉娃,无肉不欢,早餐也必须吃肉;有的吃不胖就炫耀口福,成为让人嫉妒的吞口老饕;而大多数人还在吃肉和减肥过程中凌乱,“不吃红肉吃白

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减肥”,这些话不过都是人们在好吃和好看边缘的徘徊挣扎。很多人重复着不吃难受、吃了后悔,吃了练、练了减、减了吃、吃了再练,或者边吃边练、边减边吃的循环,这魔咒不可打断,仿佛永远处于纠结的过程,也从来不会有什么答案。

还有一些人厌倦了油腻,毅然开始吃素,或者不吃不练。他们大都身材瘦削,眼睛里满是平和和不屑。但不要以为他们突然有了什么非凡的信仰,其实只是胃饿小后的单纯不饿。

不过,吃素和信仰之间也有混沌。我以前在厦门南普陀寺吃过“天下第一素宴”,据说已有100多年历史。“南海金莲”“半月沉江”“香泥藏珍”……各种菜好听也好看。食材都用植物、面食等,素菜素做,不搞荤的造型,素菜素名,不起荤的名字。但是,我也在其他寺庙吃过素餐,面食做成鸡鱼荤形,菜谱上写着“回锅肉”,实际也是豆腐做的,他们虽然没有真的杀生,但也算是“意杀”,是一种不纯粹。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花和尚,更是让人对信仰的荤素索然无味,而对减肥产生了现实的皈依。

## 人间值得

有个同事,很多年前午餐吃过一次鹿肉,从此鹿的“神性”便融入了肉体——精神抖擞,红光满头,冬天只穿一件衬衣,至今十多年了没有再吃过一次午饭。因吃错肉而进化为这样的超能火体,类似于Peter Porker被有放射性的蜘蛛咬了以后变得会飞檐走壁,正义也随之纷纷附体,这也算是人间值得。

又有人说,能否发明一种药片,人吃了一辈子就不再需要吃任何东西。这种想法立刻遭到众食客的反对:吃肉是人间乐事,煎炒的是快感,红烧的是幸福,你能剥夺?

多年前去澳大利亚,在堪培拉附近的一个蒙古包里,几个不知道国别的人,在一口锅背上炙烤一片一片深红色的薄肉,说是袋鼠肉。

袋鼠肉不好吃,纤维粗糙,即使加了调料,也像在嚼有点盐味的餐巾纸。袋鼠在澳大利亚不是保护动物,它没有天敌,繁殖很快。为维持生态平衡,政府说,你们只要不嫌难吃,就随便吃呗!

这时,我又想到了考拉,肥肥嫩嫩的考拉一定很软糯,不像餐巾纸,但是肯定不许吃吧?考拉吃桉树叶,又被桉树叶里的毒素麻醉,整日昏昏欲睡,人吃它会不会毒素转移,也变得醉生梦死?再说,考拉那么呆萌可爱,你却想吃它的肉?这让人想起《撒娇女人最好命》里的台词:“兔兔那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又想起在德国,去Morther Hoppe,一百多年的老店,经典欧式的装修,墙上挂着黑白历史照片,以及Hoppe老妈的画像。我们点了猪腿、猪排、牛排、香肠、土豆和热狗之类,高大壮硕的服务老妈端上来满满好几大盘,这体量,恍惚是来到了猪肉炖粉条的中国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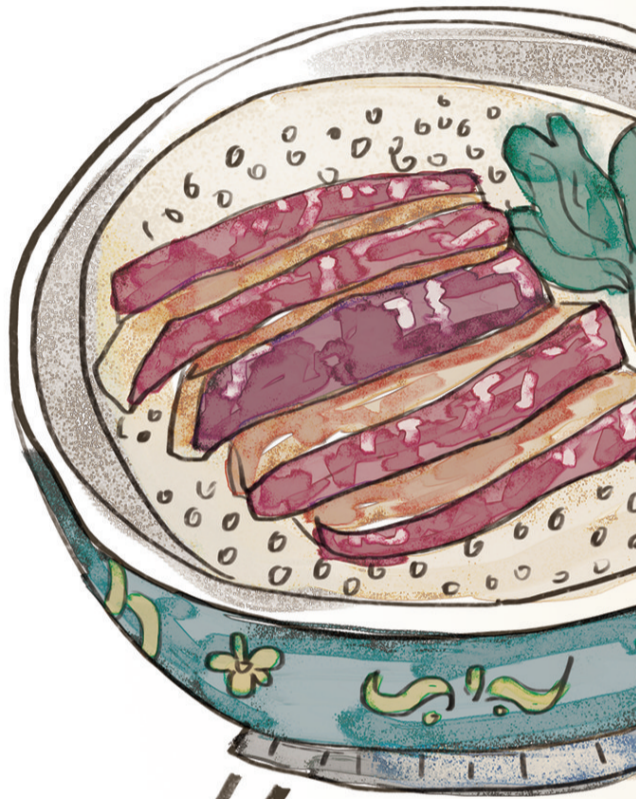
德国扎啤是必须要喝的。啤酒配大肉,我们喝得高兴。席间学了些德语法语备用,比如德语“谢谢”是“胆固醇”,“不好意思”是“书里拱”,“干杯”是“X”,法语见面问好说“笨猪”,“再见”骂“傻驴”

之类,都带些小聪明。

翻译打赌,说我们肯定不敢吃生肉。如果谁敢吃,他自罚三扎啤酒!我喝通了,心想最多不过就茹毛饮血嘛,于是身体里禽兽的那部分特性开始发作……生肉端上来,并没有想象中的血肉模糊,而只是几个生肉丸子,里面好像还加了些捣碎的蔬菜和调料,吃起来淡淡的鲜咸……翻译输了,爽快地喝了三扎生啤,看到他飘飘欲仙的样子,我突然感觉是上当了!

德国人节俭,据说有当地俗语,意思是如果吃饭剩东西,明天天气就会不好。由于欧洲人和亚洲人胃口的差异,虽然我们吃得很惨烈,但最后还是剩了一些食物。第二天,没想到天空竟然真的飘起了雪。

(作者单位: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鹤得转 专栏

## 五名合一

□武辉夏

一日欢聚,好友杨启芳用长寿翘壳鱼和椒麻鸡招待大家。朋友们在餐桌上趣谈,诗人华万里、画家武辉夏、书法家丁祥龙、表演艺术家郝鹏寿、戏剧家周利的名字联系起来很有意思:万里鹏程,光辉华夏,龙呈祥瑞,长寿吉祥,周而复始一切顺利。

这正好是对祖国的最好祝福。朋友们共同举杯,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美好、富强!

华万里即席写了一联记之:辉夏万里诗画传四海;祥龙鹏寿书诵动九天。横批:鸿儒往来

随即,作家蓝锡麟加上作家王雨的本名(王志刚),又写一联赞之:祥龙万里添鹏寿;辉夏一周利志刚。(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武辉夏作品

## 剃头匠老蒋

□罗昭伦

剃头匠老蒋,腿有残疾,长得瘦瘦的,从不苟言笑,走路静悄悄的。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村里为大家剃头,数十年如一日。

印象中,他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箱子里摆放着推剪、剃头刀和刮胡刀,外加一条毛巾和围裙。他后背的衣领上,常常挂着一把雨伞,边走边吆喝。老蒋的剃头对象大都是男性,一般不会给女人理发,据他说“这是祖师爷立下的规矩”。

老蒋手艺精湛,方圆几里,他剃头的技术无人可比。而且他不像其他的剃头匠,喜欢开荤玩笑。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偶尔也会说一些村里的逸闻趣事。剃头时,他首先打开箱子,拿出推剪仔细地检查,然后把一块油得发亮的皮革挂在门上。老蒋娴熟地推剪头发,片刻间,地上就落满了头发。接着,用尖尖的剪刀细细地修剪头发,打一点香皂水,刮胡刀就在男人们的下巴上哧溜溜地转。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不会剃伤头皮,也不会刮伤下巴。

老蒋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村里一次,有时遇到吃饭时间,乡亲们也会留他在家吃饭。老蒋吃饭很快,桌子上的荤菜从不自己动手夹。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请他吃肉,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已经够麻烦你们了,我吃白饭就行啦!”

到年底结账时,老蒋掏出一个小小本,上面记着村民们一年剃头的次数。父亲用算盘帮他算钱。知道老蒋会来,头天晚上,父亲就准备好自己一年的剃头钱。老蒋推让父亲递上的钱:“这一年,在你家吃了好几顿

饭,你又帮我算账,你剃头的钱就免了吧。”父亲将钱硬塞进他的口袋说:“自家种的粮食,不值钱,只要你不嫌弃,没有地方吃饭就来我家。剃头的钱是你辛辛苦苦跑腿挣的,这个一分都不能少。”老蒋闻言,抽出一张五角钱放在桌子上:“这个留给孩子们买糖吃。”那时,五角钱可以买到十几支冰棍,老蒋要流着汗水帮人剃好几个头才能赚到。父亲把钱退还给老蒋,老蒋默不作声地收好,等到出门时,他把钱扔到桌子上,倏地就跑远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里陆续开了几家理发店,年轻人纷纷到理发店去理发。老蒋的生意越来越清淡。有一天,他忧伤地对父亲说:“现在理发师哪里讲究技术呀,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我担心自己的手艺失传呀。”父亲安慰他:“慢慢找个徒弟吧,总会有人愿意跟你学艺的。”

果真不到两个月,就见老蒋带着小徒弟来村里剃头。老蒋剃头时,徒弟就在旁边打下手。老蒋原以为徒弟会像他一样扎根山村。可惜的是,第二年徒弟就离开他,去沿海城市打工了。那一年,老蒋一下子老了,背也佝偻了,人更加消瘦了。

大病了一场的老蒋,走不动路了,只能在家休养。没有老蒋来剃头,父亲只好去理发店。每次理发回来,父亲都抱怨:“年轻的理发师,除了用电推剪,啥都不会……”

如今,老蒋也年老而去,剃头匠这门民间行业消失在尘封的记忆中。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 能懂的诗

### 槐花

□何军林

没人告诉我  
是谁栽下那棵槐树  
谁在眺望  
在老屋门前  
槐树和春天的约定  
只是让鲜花胜过绿叶

听槐花开放的声音  
就是听春天的临终遗言  
听初夏的诞生  
谷雨可以作证  
一串摇曳的槐花  
模仿一串风铃在欢笑

那是无数欢乐的女儿  
洁白的衣裳  
或者洁白的连衣裙  
在今天的枝头

在晚春时节  
把纯洁当成最美的风景

蜜蜂总是如约而至  
总是那么平庸  
眼里只有花蕊的甜蜜  
我更想看到蝴蝶  
只管飞翔  
只管欣赏槐花的美丽

总会在某个时刻  
比如一场雨水过后  
开始凋零  
从一片花瓣飘落  
到一朵槐花飘落  
遍地花香向四处流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